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

良方正徵也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

第三子也初封南陽家艱乞還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家頃之選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帝也報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大

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

惠帝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命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

光啓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

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時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擗藻華繁玉振孔融薦彌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擗藻如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如彼錦績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人見其

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

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且歷步長遠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

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

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王對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北記晉金王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仲曰詩曰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央彼樂

都寵子惟三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左氏傳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

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左氏傳乃眷北顧辭祿延熹孟子注

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左氏傳乃眷北顧辭祿延熹孟子注

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敬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居吾語

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諱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睢之見

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相為謀為仁由已

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

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滯子

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獻替自盡規媚茲一人國語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史點

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謹言忠

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將僕儲皇

謀世祖是喜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

奉繼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

有疾子曰斯人曾未知命中年墮卒嗚呼哀哉論語

也而有斯疾也子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

而貴無祿而富子湛族為盛門性

頗豪侈甘食美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藏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誰能按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

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云所

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楊准迷曰淵操明

達困而彌亮柩輅既袒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餉棺乃載鄭玄存亡求訣

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望子崔軍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曰二三婦无揮涕蔡邕陳仲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

弓碑曰嚴毅數知名失聲揮涕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日往月來暑

退寒龍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孔安國尚書零露路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

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賈逵國語注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民

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注曰消息也漢書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土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子孟子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首獲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疏以偏將陷子罪大矣漢

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章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

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青拖紫朱丹其

載漢書此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秦隴之僭鞏更為

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觀堯而處負力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攻城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

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

力而木石將盡羅蘇之竭芻蕘盡絕漢書李左車曰樵

曹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芻的以鐵鑊機關既縱礪而又升焉言以鐵鑊繫

縱之以礪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礪石又

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二礪石也杜篤論

都賦曰一女子舉千夫沈
滯然礪與礪同力對切
松文曰林削也用能新芻不價人玄畜取給青煙傍

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木火然其中青煙騰其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實壺鑄雷瓶甄武以

偵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且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將穿鄉首作內林穡

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懸鑿也

火薰之潛氏穢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乘穢注曰大麥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玉隱晉書曰齊萬年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聖朝疇咨進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吏兵以櫛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

大將軍屢抗其疏于室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解敦禁効何假授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詔書遠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昌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敷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少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竦詔曰寃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繫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嗟乎妬之欺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

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

質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无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昔乘立之戰縣賁奔父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而全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服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誅公羊傳曰仇牧聞

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賈

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蚩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于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

秋固貧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者黨相詐驗為焚

魏其武安之屬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競逐於京師無道倨傲荒惡恣

睚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睚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

睚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蚩夷攻愾

寺齊萬虓呼震驚馬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秋漢含學子曰三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

公在天法三台吳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旌旗電舒戈矛林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

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惴惴士女上

號泣於旻天嬰麥麥而炊負尸以汲累如之危倒懸之急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馬生爰發在險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彌亮毛詩曰賦政于

彌亮外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

韓偓也白虹貫日申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鑿曰人主怒如秋霜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春蠶蠶犬

羊阻衆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陵弱眾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

天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

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人命懸於天吉凶序於時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解朝曰雖其人之瞻是也偵命以瓶壺刻結靈

以長壘徐爰射雉賦注曰刻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

薰芳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培植也木石匱竭其稈空

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

融貌也攔與矚同不板切孔梁為礪柿廢松為芻

守不乏械歷者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

也樵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

易以存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八我河庾化為寇糧實

賴夫子思暮橫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

謀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以讎饒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我雖末學聞之

前典莊子曰未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

而解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思人愛

樹甘棠不前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斨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

詳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孰是勳庸而不獲免

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猶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

退食毛詩傳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舉不戢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志爾大勞猜爾小利

方言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

猜恨也馬生琅琅高致志也廣雅曰琅琅壯士不得發憤因固沒而

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嗒亦懷

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

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

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

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

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張孟運籌危趙獲安伯從韓魏兵

兵善者出奇無窮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

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

亡地分爲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子猶波談單如何吝嫉

搖之筆端各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况曰家僕周禮有畜隸

征蛮夷所獲也頌賦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閔

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功存汧城身死汧獄九爾同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圍心焉摧剥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薛人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毛詩曰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
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非
後昆周禮曰凡有功德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
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
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
宜即入臺給一百匹粟二百
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

瓚少稟志節以具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

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筆誄雉虜間費

劓摩剝司究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

後漢居山陽武帝帝北平閔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

平河南居滑臺 幽并騎駑屯逼鞏錠幽州之騎

冀州之士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

也漢書曰攻穎川屠之左氏傳曰九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手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勃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勃強也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璿誓命沈城毛詩曰沈沈公子毛身飛洛毛詩曰沈沈公子毛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

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璿滑臺

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

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郡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禮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家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高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孤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

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殺

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孤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揚州杜預曰苦夷也說文曰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民遂

傳左氏傳曰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

族也公羊傳曰其惟邑汲氏自温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

稱劉何以邑氏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績既隆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績鞫居謀

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李使續鞫之子之生績宋皇居殺陽慶父杜預曰狐射姑賈李也

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温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

武曰田光先生者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

其知深其慮沉如彼竹柏負雪懷霜松竹在火則玉英

如彼駢駟配服駮衡駮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其末朝如彼

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駮右曰駢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

雅曰略函陝堙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駮胡風南埃母丘儉

法也詩曰芒山邈悠悠路無歸轄衛野有委駮漢書王恢曰轄

悠但見胡地埃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轄歸其縣應劭曰轄小棺也服

度曰轄與轄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

野尸原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愷彼危

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配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保

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

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因一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紫城金柝夜

擊和門書局金謂刀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書漏盡夜

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料敵厭

難時惟陽生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涼冬

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邊矣獯虜乘障

犯威尚書王曰邊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霜

鏘高翬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游

鷓鴣高翬薛綜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

王官迭與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

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駢駢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菽馬實拊巨秣漢書

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

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

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

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

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

窮而勉慰瘼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

義之邊疆身終鋒楛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殞

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亦與汧督皇上嘉憐
思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
庸恤孤表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嗟爾義士沒有餘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向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

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

璿亦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桂椒芬

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其深而好遠哉蓋雲殊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籍也

言物以希為貴也籍言其籍也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舟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

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

薄也

言人以象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

言人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

辟於上洛熊耳山西襴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故已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

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

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

子同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

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

景游豫躡餘蹤尚書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素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弗任黎菽不給

之妻謂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

母老子幼就養勤儉

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非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怩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吉色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奉其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其良公車徵遂不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業官從好

陽秋曰

稽康性不偶俗論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左氏傳季

語子曰從吾所好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

是乎遠灌畦粥鬻蔬為供魚菽之祭

定迹深棲於

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織紵劬緯蕭爾以充糧粒之費穀梁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紵劬緯蕭爾以充糧粒之費

糝喜出奔晉織紵劬緯蕭爾以充糧粒之費

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待緯蕭而食者

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溥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殆所謂國爵屏貴

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備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

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而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

張衡靈憲圖注曰淑貞冥冥不可為象

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
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
樂令終曰靖好
廉自克曰節 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違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韻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龍其逐初賦

洪族既高陽之休其史記曰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李布楚人也諺曰得廉深簡絜貞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

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

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先違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祭

好古溥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

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

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寂甘人之秉彜

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

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

可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

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高蹈獨善

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皇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亦適莊子曰知志是非非心

之適也汲流舊巘葺字家林

廣雅曰葺覆也

晨旭暮謁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負病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

人不負其憂子然其命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

周書曰隱約者觀其小懼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

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

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

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大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報施武文曰悼總惟之真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

何如哉

孰玄與仁實疑明智

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冥冥疑於明智此說明智

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謂天善其高胡俟斯義言

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善其高胡俟斯義言

信曷憑思順何寘

周易曰復信思乎順也年在中身疾維疴

傷疾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疾遂疴杜預曰疴瘧疾也

視死如歸臨凶

若吉

行義視死如歸

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魏都賦曰

論語子曰丘

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有鬼神孫卿子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世美書曰陳遵口占

其事令人書也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睡輕哀薄欽

計於其君云其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

不遭壤以穿旋葬而空之嗚呼哀哉

形還葬而無椁稱其則斯之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

謂禮說文曰空之葬下棺也

化而死者又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唯小餘說武臣曰將

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告宵般墨書悲非

非駕毛萇詩傳曰憇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安在舒布在前載西

賦曰遠與國而卷舒西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遠衆速尤連風先

魔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關遠衆性世淺為尤侮深作

兩隕則概必分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

必分矣必分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

哉爾雅曰求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替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

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眾死則

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

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

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

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塵

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塵

已見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塵

上文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塵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乎哀哉康黔婁惠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朓並為誄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朓並為誄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朓並為誄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朓並為誄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朓並為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然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昭軍去魏聯城辭

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

趙有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宝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入秦魏文帝與鍾太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掩殿之既間悼泉途之已宮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

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素椒風嗚呼哀

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地賦曰後宮則有

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秦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還賈毛詩曰曷不國軫喪淑

臻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之傷家凝寶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

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

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遠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動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

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喪仲對曰天子用八其

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辭曰

玄丘烟因煜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

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姊妹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街如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高唐滌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

誕靈蘭儀光啟玉度揚修荀爽為朝雲暮暮為行雨

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均青方娥瞻

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拜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

麗麗締綌出樹蘋蕪是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以采蘋南間之濱又曰脩詩賈道稱圖照言廣雅曰

世本日史皇作圖宋忠曰文翼訓如幄焚軌堯門列女傳曰

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以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

昭帝堙也姪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合所生門曰堯母門綱繆史

館容與經閣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風國風游藝

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噶踏冬愛怙悵秋暉楚辭曰蹇

踏左氏傳曰鄆舒問於西貝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之曰趙盾夏日之曰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

畏楚辭曰心展如之華宜定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

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

后居顯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

集社慶謁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社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如娥女簡狄

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曰嘉祥而立其祠焉潘皇胤璿

左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武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初招之詩云式如王式如
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義曰相質也

齊頴接寧均芳毛詩曰崇木棟之華寧不當作附寧足也以蕃

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

侵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八頌宿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

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衡總滅容翬翟毀社包咸論語注曰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面績總安車馬面

謂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

鞞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翬

者也說文曰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

衽衣衿也

漢武李夫人賦曰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又袁

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

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惟軒久改駟輅晨遷

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惟軒久改駟輅晨遷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

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如后踰闕必乘

安車輻輳蒼頡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徇靈衣虛

龍衣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

連網之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匣琴匣也移氣朔

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晚也庭樹驚馬芳中帷響

-5 240 35 900" data-label="Text">

金缸暖兮玉座虛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明也純

孝擗其俱毀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

春也孝經曰擗嗚以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

脊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仰昊天莫報然

息毛詩曰庶見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

凱風之徒林拳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茫味與善寂寥

餘慶淮南子曰注注味味從天之道與善已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經曰致不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今嗚呼哀

哉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

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階撤兩奠庭引雙

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

盾儀禮曰屬引徽奠乃祖鄭文曰屬着也引所以維慕

輶引輶車也在輶曰緋又禮記注曰輶輶車也

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兩徑路引雙輻爾子承與世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曼司馬彪漢

身爾子承與世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曼司馬彪漢

旋載容衣崇徽章不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

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哀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股說文曰圍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河南郡境

城曲重門也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薄曰洛

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

鬱於飛飛龍逶迤於步步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風唱

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

環迴坊藥池而響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

日而然也曰樂池成血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姚晨輶於解鳳蓋儀金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

車如淳曰輶輶車也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天鳳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極以輶車以

輜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輜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吉儀瓚說是也相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王蔡邕獨斷曰九乘輿皆羽蓋金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寢日隊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注曰隊墓道也重扃闕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求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

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淮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求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及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及將啓殯之前文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宿與緒胤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漢庭卒銜卹而絕緒俄龍輜兮門側嗟俟

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輶軸也天子盡之以龍說文曰輶喪車也嫂姪兮

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姑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感驚號

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今奈

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奈

哀兮祖之晨揚明燿兮援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

為哭者為明曰土殯惟之儀禮曰商祝御極乃相布席乃奠禮記悽切

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髯徒髮髯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鬢兮初遇馬

廻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

室陰兮帷幄暗兮櫺虛柝風冷冷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倦翼兮忘林魚仰沫兮

失瀨悵悵兮逴逴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見餘

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出兮寥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啟將送形兮長往隆已見上文委

蘭房兮繁華龍裝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

擗擗之子降兮宅兆擗擗已見上文孝經曰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觀親身尸之棺声類曰埏墓遂也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官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

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儀禮曰遂適殯官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自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芳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

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

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人且孃然寤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故乎命
通乎命
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通

